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九年止一

太宗簡文皇帝上

諱綱字世讚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體法平易不書曰簡勤學好

問日文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弒改元一

元大寶元年

魏元寶炬大統十六年齊高洋天保元年是歲東魏亡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

元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

大庾嶺在今南安軍大庾縣西南吳錄南野縣有大庾山自嶺崎九

嶺二里至嶺下平

行十里至平亭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

南野縣漢屬豫章郡

晉屬南康郡劉昫曰唐韶州始興縣漢南野縣地宋白曰虔州之南康大庾嶺南雄州之始興皆漢南野縣地輿地志今虔州龍南

縣漢南野縣地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

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眾軍因而乘

之路養大敗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

州刺史 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庚午邵陵王綸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平王

恪郊迎以州讓之綸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承

制置百官 考異曰太清紀云三月綸逼奪帝州徙帝於郢州今從梁書典畧 魏楊忠固安陸柳

仲禮馳歸救之 去年仲禮將兵趣襄陽 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

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

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

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

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

水所衝曰滌頭
董頭共事紀在去年十二月今

從典

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

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 廣陵人來疑說前廣

陵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

任也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卽天未

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

餘人癸酉襲廣陵斬南充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前太

子舍人蕭勔爲刺史仍結束魏爲援皓暉之子

祖暉見一百四十
七卷武帝天監十

三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造郭元建帥眾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

魏楊忠乘勝至石城

五代志竟陵郡長壽縣後川置石城郡

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

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營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

停健永北釋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畧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
釋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
質還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宕昌王梁彌定爲其宗人獠甘所
襲彌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鐵忽據渠株川與渭川民鄭五
醜合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將軍宇文貴涼州刺史史甯討之
擒斬鐵忽五醜甯別擊獠甘破之獠甘將百騎奔生羌羣廉玉羌
遠在塞外不甯復納彌定於宕昌置岷州於渠株川五代志臨洮
羈縻於魏者
魏置溫樂縣甯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
并置岷州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甯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
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
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

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甯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可豈舍將滅

之寇更煩再舉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甯豈不能斬諸君

耶遂進擊璽廉王斬獠甘虜廉王送長安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

帥眾二萬攻諸藩諸藩謂梁之宗室分任藩維者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

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於手足

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禮記三年問曰創巨者其疾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

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我負杖民倚盧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節也 天非禽蟲在知君父

卽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

王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越王句踐卧薪嘗膽求以報吳晉劉琨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子執親喪泣

血三年孔穎達曰說文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

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者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日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註

日無聲而血出是也 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

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

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民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

未窺江外者

荊州治江陵在江北故曰江外

良爲藩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

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民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弟若竄陷洞庭

湘州之地襟帶洞庭故謂湘州爲洞庭

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

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癰腫直置開

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

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啓引楊忠

來相侵逼頗遵談笑用卻秦軍

復仲連談笑而卻秦軍釋引此以爲大言

曲直有在不

復自陳臨湘且平

臨湘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時爲州郡治所隋改臨湘縣曰長沙縣

暮便卽路綸

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

無日矣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帥徒兵一萬徒兵步兵也攻

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

少長皆埋之於地馳馬射而殺之考異曰太清紀曰城中數百人典略曰死者八千人今從南史

以子鑒監南充州軍鎮廣陵景還建康 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爲

東揚州刺史省吳州景置吳州見上卷上年 庚寅東魏以尙書令高隆之

爲太保 乙巳以尙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 宣城內史楊白華

進據安吳孫吳立安吳縣屬宣城郡隋省安吳入涇縣 侯景遣于子悅帥眾攻之不克

東魏行臺辛術將兵入寇圍陽平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

主甚愛之三月甲申存疑二月有丙戌庚寅乙巳則三月無甲申既有甲申則下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必非

庚辰考魏書二月甲申葬齊文襄王則甲申當在二月下文丙午

侯景逼帝幸西州梁書南史俱在二月而通鑑又在四月自庚辰

朔至丙午已二十六日不應又有辛巳且又有丙午則帝幸西州亦當在二月無疑矣今未敢妄改姑存之以俟再考 景請

上親宴於樂遊苑

廣宴因被
誤而開宴

帳飲三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

牀南面竝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為齊

王

臨川內史始興王毅等擊莊鐵

王毅始
興人

鄱陽王範遣其將巴

西侯瑱救之毅等敗死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敗走

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去年鄱陽王範西上使世子嗣守安
樂柵今移鎮三章亦以安樂名柵

夏四月庚辰朔湘東王繹以上甲侯詔為長沙王 丙午侯景

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置數千浴鐵翼衛

浴鐵
言鐵

鐵甲堅滑若
以水浴之也

王至西州景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褰襦景

服紫紬褶加金帶與其黨索超世等西向坐深陽公主與其母范

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泣下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僞笑

曰丞相聞此以為何聲因命景起舞景即下席應弦而歌景亦請

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

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葉菱芡而食之

芡說文曰雞頭也方言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

之菰青徐淮酒之謂謂之芡。菰音委又音得

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

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

成聚如邱隴焉而景薦於用刑酷忍無復人理於石頭立大碓有

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

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

百姓雖死終不附之東陽人李贍起兵討景爲其所執景乃斲贍

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贍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大若升

馬臺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

男子謂舅家爲外家婦人謂父母之家爲外家外族外家之族

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魏封皇子儒爲燕王公爲吳

王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爲正陽

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

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

陵甯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帝既蒙寵綸於兄弟之次當立

當內以爲喜時湘東王釋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

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

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

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

首江陵湘東王釋反其首而葬之附錄初譽之將收引鏡照面不

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

地雖其畜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往其甚惡之俄而城陷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臨蒸

周鐵虎功最多

吳立臨蒸縣以臨蒸水而名屬衡陽郡晉屬湘東郡臨蒸即故臨縣縣即湘東郡劉昫曰

隋改臨蒸爲衡陽縣今衡州所治衡陽縣是也衡州志吳分縣縣立臨蒸縣隋臨蒸水其氣如蒸姚思廉陳書曰周鐵虎不知何許人梁世南度事河東王譽爲臨蒸令與委遇甚重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

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還其麾下釋以僧辯爲左衛

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釋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

之王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白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

焉釋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丙午

釋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

州

晉安帝分豫江郡立晉熙郡五代志同安郡懷甯縣舊置晉熙郡唐以同安郡爲舒州

遣其世子嗣爲刺

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

改易郡縣守令也

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

郡惟尋陽一郡郡而已

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

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相猜忘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

嗣徽帥眾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

據齊書晉安王子懋傳子懋謀舉兵於江州宣城王遣裴叔業

襲取宣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諸閫叔業得宣城乃豫州自衛則稽亭渚在江州城東也

市糴不通範數萬

之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眾秘不

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為主有眾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

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唐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東魏齊

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

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

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妻太妃太妃

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

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造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

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

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平城鎮宋白曰遼州平城縣本漢遼縣地晉置武鄉縣此地

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趙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

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

關西國之勳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

此天子訓西魏

主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

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

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

遼陽縣自漢末以來屬樂平郡隋開皇十一年改曰遼山縣我朝爲遼州治所

固言未可洋欲還倉承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橫曰漢文之卦也

大橫見十三卷
漢高后八年

又使宋景業

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子才議造儀注祕書監魏收韋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畱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肯復進

高德政徐之才善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卽命司馬子如杜弼

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眾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

至鄴召夫

夫民夫也

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色曰

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作岡丘備法物

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王善

見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

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東魏主欽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

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

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座

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所司請發

所司謂掌禪代事者

東魏主曰古人念遺賢敝履朕欲

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策
魏主步入與嬪妃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輦車一乘候於東上閭直
名策魏主登車道德超上抱之策魏主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何
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策魏主
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眾皆悲愴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
居司馬子如南宅司馬子如有宅在太原故肅鄴城之宅為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
璽綬禪位于齊考異曰北齊書北史高德政傳云五月六日留戚陽王坦等七日司馬子如等至鄴九日女宣至城
南頓案後魏書北史帝紀皆云辛亥王如鄴甲寅加九錫丙辰魏主遜位戊午王即帝位典略辛亥王還鄴以長歷推之此月己酉朔皆不與德政傳日相應然辛亥始自晉陽如鄴非到鄴之日也先是魏永熙中鄴中有童謠曰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鸛鷀子俄而高歡立

魏主遷都於鄴至是禪位說者謂青雀子者魏主乃清河王子也
鸚鵡子者洋乃獻武王子也戊午齊王洋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改元天保洋生而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
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禿師洋與
諸童其見之歷問祿位至洋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先是
童謠曰一束蒿兩頭然河邊殺懸飛上天裴然兩頭于文爲高河
邊殺懸爲水邊羊指其名也至是果驗 齊給百官祿自魏敬宗
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 己未齊主洋封其故主善見爲
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廟號太祖後
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
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

降限謂自關西及江南來投者

文成侯甯起兵於吳有眾萬人己巳進攻失

郡行吳郡事侯子榮逆擊殺之子榮因縱兵大掠郡境自晉氏渡

江三災最爲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亂掠金帛既盡

乃掠人而食之或賣於北境遺民殆盡矣是時唯荆益所部尙完

實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

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

巴郡巴縣有巴水水折三迴如巴字巴郡唐爲渝州考其曰南史云六月

辛酉紀實圓照東下按六月己卯朔無辛酉與客在五月或者五月辛酉歟

釋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

帝梁置信州於白帝唐改爲夔州

未許東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

事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宣都王大封自信安開道奔江陵

齊主淫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庾狄干等七人皆爲王

高岳

之歸彥思宗長嗣普子安顯國敵孝緒凡十人庾狄干賀拔仁斛律金韓軌可朱渾道元彭樂潘樂凡七人

癸未封弟

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洸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
清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
凝爲新平王潤爲北朔王洽爲漢陽王 鄱陽王範旣卒侯瑱往
依莊鐵鐵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詐引鐵謀事因殺之自據豫章
尋陽王天心遣徐嗣徽夜襲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橫等擊走之
齊主淫娶趙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紹德又納段韶之妹及將
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政欲結勳貴之援乃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
母宜更擇美配齊主不從丁亥立李氏爲皇后以段氏爲昭儀子
殷爲皇太子庚寅以庫狄干爲太宰彭樂爲太尉潘樂爲司徒司
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爲司州牧干尙獻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勦王常總大眾威望之重爲諸將所服爲

人嚴猛梗直魏譙王元孝友于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
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責之時人謂
之穿錐 侯景以羊鴉仁爲五兵尙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

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魏人欲令岳陽王督發哀嗣
位督以未有璽命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督爲梁王始建臺

置百官

督字理孫昭明太子之第三子

陳霸先脩崎頭古城徙居之

曲岸曰崎九域志南

安軍治大庾縣山南野也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

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

十三年 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畱新會

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

郡立新會郡隋唐爲新會縣屬廣州九域志新會縣在廣州之西南三百三十里

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

刺史

五代志高涼郡石龍縣舊羅州我朝爲化州治所

融子寶爲高涼太守

高涼縣屬高涼郡

建安二十一年吳分立高涼郡梁置高州

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

籌略善用兵，無循部眾，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累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初，侯景圍臺城，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鼻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其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贛石城，魚梁以逼南康。魚梁亦地名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贛近贛石。」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

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

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甯都吳分漢潁縣立陽都縣晉

武太康元年更名甯都五代志南康度化縣舊曰甯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

先會于潁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眾心必能平賊君

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為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辛丑裴

之橫攻稽亭徐嗣徽擊走之 秋七月辛亥齊立世宗妃元氏為

文襄皇后后東魏孝靜帝妹 宮曰靜德又封世宗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

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封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

淹為尚書令 辛酉梁王嘗入朝于魏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謀

云洛等謀云虜複姓也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對峙曰懷甯宿松望江太湖等縣皆漢皖縣地

蓋此城即皖縣古城也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

齊昌

據魏收志梁武帝置北江州治鹿城關領義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光城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曰梁安郡又有義陽

郡後齊置湘州後改曰北江州則齊昌亦當在木蘭縣界唐省木蘭入黃岡縣宋白曰吳置新春郡晉惠帝改西陽郡南齊北齊改

西陽爲齊昌郡唐爲新州遣使請和于齊齊以綸爲梁王 湘東王繹改封皇

子大款爲臨川王大成爲桂陽王大封爲汝南王 癸亥魏軍至

潼關 庚午齊主暹如晉陽命太子殷居涼風堂監國 南郡王

中兵參軍張彪等起兵於若邪山

若邪山在今越州東南四十里

攻破浙東諸縣

有眾數萬吳郡人陸令公等說太守南海王大臨往依之大臨曰

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自解不可往也 任約進寇

西陽武昌初甯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王

繹以爲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繹以廬陵王應爲

江州刺史以文盛爲長史行府州事督諸將拒之邵陵王綸引齊

兵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

西陽即今黃州黃岡縣古之知城也

任約聞之遣

儀同叱羅子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

叱羅勝複姓

綸不爲備策馬亡走

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州刺史田祖龍

迎綸綸以祖龍爲繹所厚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

汝南城主李素綸之故吏也開城納之

魏收志鄧州有汝南郡治上蔡縣五代志竟陵郡舊

置鄧州所領有漢東郡舊曰上蔡則汝南城即漢東縣城也又按

姚思廉梁書汝南治安樂重城宋白已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

僑立汝南郡汝南縣於滄口荆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任約遂據西陽武昌裴之高

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爲新興永甯二郡

太守

新興郡置於江陵縣界永甯郡置於襄陽南漳縣界

又以南平王恪爲武州刺史鎮武

陵

武陵唐爲朗州至我朝改爲鼎州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爲齊州刺史鎮

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乙亥進侯景位相

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加殊禮 黎王督還襄陽 黎州民政刺史

張寶實棄城走 五代志襄城郡梁曰黎州唐之利州是也 州民引氏酋北益州刺史楊

法琛據黎州 魏以武興爲東益州氏王楊氏居之梁蓋以爲北益州按平興則梁道北益州於平興也

命王賈二姓詣武陵王紀請法琛爲刺史紀深責之囚法琛賈子

崇斷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己卯齊主洋至晉陽

宮先是廣武王長弼與并州刺史段韶不協及齊主將如晉陽長

弼言於齊主曰韶擁彊兵在外恐不如人意豈可徑往投之齊主

不聽既至以長弼語告之曰如君忠誠人猶有譏況其餘乎長弼

永樂之弟也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尙書左僕射段韶爲右僕射

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

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立皇子大鈞爲西陽王大威爲武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三 梁紀十九 五 思補樓

王大球爲建安王大昕爲義安王

蕭子顯齊志齊鑒府所領有義安郡

大擘爲綏建

王

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立綏建郡於漢南海郡四會縣地

大圖爲樂梁王

齊東徐州刺

史行臺辛術鎮下邳十一月侯景徵租入建康術帥眾度淮斷之

燒其穀百萬石遂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引兵救之王戌術略三

千餘家還下邳

武陵王紀帥諸軍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

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曰地

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恆通甲子東平王恪帥文武

拜牋推湘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魏丞相泰自宏農爲

橋濟河至建州丙辰齊主匡自將出頓東城

卽晉陽之東城也

泰聞其軍

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自秋及冬魏軍畜產多死乃自

蒲阪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已東皆入于齊丁卯徐

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

仍進軍大舉口

永經注江水東過郢縣南東逕白虎磯北又東逕貝磯北又東逕黎磯北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北

對舉口舉水出龜頭山逕梁定州城南又逕梁司豫州城東又南歷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

考異曰典略七月景軍次濡須使梁仲宣知開府事按典略九月景請梁妃主同宴梁帝紀十月乙未景逼太宗幸西州不容七月已在濡須今因南康王會理事見之太清紀梁書典略晉熙皆作皖口今從南史南康王會理以建康空

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謀起兵誅王偉以拒景敬禮曰舉大

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

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

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

敬禮曰善因贊成之會理乃更約西鄉侯勸東鄉侯勔同舉事遣

弔安樂侯父理潛往長蘆

今真州六合縣有長蘆鎮及長蘆寺清熙十二年徙寺於滁口山之東張舜民

曰長蘆鎮在滁河西南

集眾得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中

世子中宿侯之世子也沈約曰中宿漢舊郡屬南海郡吳改屬始興郡

以告偉偉收會理敬禮勸勵

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禮考究其事錢塘褚亮以會理故舊亦求於省問事之所起捶掠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爲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不必爲謹亮竟不服彈乃益之而殺理會等五人初景之遣仲禮歸司州也餞于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敗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及是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家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父理既聚眾將渡江攻城及城中事敗其

眾駭散亦爲景等所殺父理慷慨慕義每讀書見忠臣烈士輒廢卷而歎曰一生之內當不愧古人及來赴國難卽以死自誓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死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意重不敢受父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及遇害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殮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懽之孫也帝自卽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竝以文弱得出入臥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禍稍自疎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懽之使其仇人刁成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卽位也景與帝登重雲殿

據梁紀重雲殿在華林園東安世日梁華林園重雲殿前置銅儀禮佛爲

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忒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知之故殺諮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

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眾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力屈而降景以

其北人全之以爲左民尙書誅其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楊白華殺來亮

見上卷太清三年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資爲竟陵王中宿世子子

邕爲隨王仍賜姓侯氏 辛丑齊主洋還鄴 邵陵王綸在汝南

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五代志安樂郡

梁置南司州西魏改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齊儀同三司新

豐縣公元坦以罪配北營州坦卽故魏咸陽王也齊受禪準例降

公坦傲很凶穢自少已然及長愈甚從叔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

悖之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禪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

熟視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魏武定中祿厚位尊而貪求滋甚爲

崔暹所彈奪官尋起爲冀州刺史專事聚斂每百姓納賦除正稅

外別先賣絹五疋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
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宿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至是
得罪卒於配所 武陵王紀遣漳州刺史楊乾運南梁州刺史譙
淹合兵二萬討楊法琛法琛發兵據劍閣以拒之 侯景還建康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官遂
廢大統三年魏主寶炬復以丞相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
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
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賁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
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
蠲之 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
每丁歲輸絹綾布帛麻非蠶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餉六家供之
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餉六家供之

合爲百府每府一耶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

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

二大將軍

廣平王元贊淮王元奇齊王元廓韋武郡公宇文弼平

原郡公侯其陳順高陽郡公達奚武陽平公李遠范陽

公豆盧甯化政公宇文貴博陵公賀蘭祥陳留公

楊忠武威公王雄凡十二人皆使持節大將軍

每大將軍各統

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儀同三司者甚眾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

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齊主淫命散騎侍郎宋景業造天保歷行

之時齊王命景業叶圖議造天保歷景業奏依提議圖及元命包

言齊受祿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節應六百七十

六以爲章齊主

大役乃施用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二十

起大寶二年盡元帝承聖元年凡二年

太宗簡文皇帝下

大寶二年

魏元寶矩大統十七年齊高洋天保二年

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

景

漢宣帝中平中立新吳縣屬豫章郡隋省新吳入建昌縣

景遣于慶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

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

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楊乾運攻拔劍閣楊法孫退

係石門

祝穆曰大劍山在今劍門關之劍門縣大劍山西北三十里有小劍山與地廣記曰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

餘卽秦所通石牛道也又魏收志武都郡治石門縣隋爲將利縣
魏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仇池郡有西石門縣輿地紀勝龍
州江山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杜佑曰龍州治江油縣有石門山與
此分界蓋蜀多山險地之以石門名者多矣唐志利州景谷縣西
有石門關此蓋楊 乾運據南陰平 晉永嘉流寓蜀南陰平於綿竹
法琛退保之地 乾運據南陰平 之茂楊楊乾運既拔劍閣無緣
棄險退據綿竹五代志南梁州有陰平縣宋之北陰平郡也九域
志劍州東北五十五里有劍門縣西北百六十里有陰平縣乾運
所據其此陰平與若漢志之陰平道則今 辛亥齊主淫祀園丘
之文州是也又在西北故以此爲南陰平

初陽休之在魏世已爲太常少卿歷官給事黃門侍郎與魏收以
文譽爭馳及齊受禪除散騎常侍旣而坐事左遷驍騎將軍及是
齊主南郊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以爲前驅而收爲
中書令冕笏以從儀度雍裕嘲休之曰義興服未休之曰我昔爲
常伯首載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
然議者服其夷曠 張彪遣其將趙陵閻錢唐孫鳳閻富春侯景

遣儀同三司田遷赴伯超救之樓鳳敗走

考異曰典略去年十一月彪自園錢塘與趙伯

超戰敗於臨平死者八萬餘人走還刺伯超兄子棧在彪軍中謀殺彪偽請與彪盟引小刀披心出血自獻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適至心棧以手接之刀斜入不深彪頓絕棧謂已死出外告彪諸將云彪已死當共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之彪已蘇和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武遂誅棧彪

復奉表於湘東王繹今從太清紀

樓伯超之兄子也

洋耕籍田乙丑享太廟

魏楊忠國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

陷執邵陵王綸殺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宇文泰遣忠襲綸詐稱來相禮接綸白服與相見執而害之今從

梁書

南史投尸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漂零周迴數步

獨不露灑舊主帥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霽糝唯家墳

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百姓憐之爲立祠廟

梁王督乃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

或告齊太尉彭樂謀反

壬辰樂坐誅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於江陵湘東王繹使兼

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郢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勅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子悅、彭鶴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染人爲景川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周石珍內監嚴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宏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楊乾運進據平

興，平興者楊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係魚石洞，乾運焚平興而歸。

五代

志義城郡景谷縣舊曰白水，道平興郡。唐志：武德四年，以利州之景谷及龍州之方維置沙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方維爲鎮，以景谷還屬利州。西有石門關，西北有白塢，魚老二鎮，城九城。志：文州白水縣有方維鎮，劉昫曰：利州景谷縣，漢白水縣地，宋置平興縣，隋

爲景 李逵仕收眾還豫南康陳霸先遣其將杜僧明等拒之生

擒還仕斬之

考異曰太清紀在四月云逵仕追霸先於尋陽縣逵

管相距百餘日是月廣州刺史蕭勃遣隊襲陳水步

萬餘人來接陳與戰大破之斬逵仕首 湘東王釋使霸先進兵取

江州以爲江州刺史

三月丙午齊襄城王曄卒

庚戌魏主寶

炬殂年四十五太子欽立

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蘆洲在武昌西

昔伍子胥去楚出關於江上求渡漁父歌曰灼灼兮己私與子期

今蘆洲之洲子胥既渡解劍與之辭不受漁父遂覆舟而死卽其處

水經註漢鄒縣故城南對蘆洲蘇軾曰武昌縣對鄒 己未齊以

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蘇總百揆承制 齊司空司馬子如自

求封王齊主洋怒庚子免子如官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眾西上 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 齊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

考異曰梁 丁未景發京師與略云閏三月丁未按乙卯徐文盛克武昌

帝紀三月 不容丁未景已發建康閏三月甲戌朔無丁未蓋字誤也 白石

頭至新林舳舻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

五代志

州黃岡縣齊日南安置齊安郡九域志黃岡縣有齊安鎮

王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

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堅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於永陵文帝性強果孝武時爲太尉高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弔者皆拜文帝獨不拜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邪及躋大位權歸宇文弼登逍遙觀望嗟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鄧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馬恃徐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蒲酒爲樂侯景聞江夏空虚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鄧州丙午大

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
盛大軍在下賊何由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眾
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彩辦其髯蕭交結也
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髯閒彩驚愕
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
軍丁未入江夏文盛眾懼而潰與長沙王詔等逃歸江陵王珣杜
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
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
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竝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
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王不勞遠擊
但守巴邱巴邱卽巴陵有巴邱山以逸待勞無虜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

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

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

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

刺史杜弼自武陵引兵會僧辯五代志湘陰縣梁置羅州及岳陽郡湘陰縣屬巴陵郡又梁置武州

於武陵郡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

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

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拓斥開也邏遠也巡也拓開巡邏以張兵勢水經江水自公安而東過下雋縣北又

東逕彭城磯北彭城磯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也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

壬戌景眾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

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

握豈得便降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曰兄受

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慙反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
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眾乃退僧辯遣
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
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遂王登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
兵一萬進據武甯

五代志竟陵郡樂鄉縣舊置武甯郡則隋曰樂鄉漢郡縣也其地當在今鄖州長壽縣西北宋

白曰桓元立武甯郡於故縣其屬有長林縣與郡俱立分縣縣所置也

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

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
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啟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甯
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澧水待時進軍
嘗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五月魏隴西襄公李虎卒

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王繹遣督

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

坐謀議忤旨繫獄據梁書胡僧祐傳時西出蠻反使僧祐討之令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釋即出

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

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邛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湘水入湖之口曰浦

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塢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

畏己急追之及於芋口據姚思廉梁書芋口在南平郡安南縣界呼僧祐曰吳兒何不

早降走何所之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水經註澧水過作唐縣北而東逕安南縣

南又東與赤湖水會二縣皆屬南平郡巴陵志洞庭湖在巴邛西

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互七八百里又有赤亭城三面臨水即胡

僧祐所據杜佑曰巴陵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近赤亭湖因名任約擒於此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

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百里洲盛宏之荊州記曰百里洲在枝江縣縣左右有數十

洲盤布川中百里洲最爲大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

能測侯景之始降也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
去元英曰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圍
臺城元英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擦自
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和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
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釋許之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
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眾擒約送江陵景聞之乙
巳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雷宋子仙等眾號二萬戍郢城
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考異曰梁帝紀作護司徒張化仁按魏司徒安得爲景守城今從典略范希榮
行江州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
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礮殺鮑泉及虞豫沈於黃鶴磯
祝穆曰黃鶴山一名黃鵠山在江夏縣東九里近縣西北二里有黃鶴磯水經註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黃鵠磯直對鸚鵡洲之下尾

任約至江陵釋赦而囚之

用舊法和之征約也召諸蠻弟子八百人湘東王復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

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恆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駭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頃獵獲龍睡而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當即攻之遂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軍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聲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刺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于後當得檀越力耳及至湘東王果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

余孝頃起於新吳梁授以巴州刺史考異曰長曆六月癸卯朔太清紀一日慶走二日擒任約

三日景走今從梁帝紀

釋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尙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

號使引兵東下陸法和請還既至謂釋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

至請守險以待之

法和知武陵王紀必東下

乃引兵屯峽口

巫峽之口也

庚申王僧

辨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鄧州克其羅城斬

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

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荀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授豫州刺史使討景景奔歸船

前後相失太子船入從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

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甯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是

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

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

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

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言樓船四合如雲江為之暗子仙且戰且走至

白楊浦白楊浦蓋去鄧城未遠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

之芳僧辯攻城時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

碎散又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鸚鵡洲水中郢城遂破 庚午

齊主匡以司馬子如高祖之舊復以為太尉子如少機警有口辯

好交游豪傑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亦以此稱之 江安侯圓

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眾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

畧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

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璽自此始矣 開正武陵王紀第二字也 陳霸先

引兵發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曾水然

漲數丈三百里閒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 章貢圖經曰東江發源於汀洲界之新樂

山經焉都而會于章水西江導源于南安大庾縣之嘉都山與貢

水合會于贛水二水合而為贛在州治後北流一百八十里至雋安縣界由雋安而上為灘十有八怪石如精鐵突兀廉厲錯峙波面自贛水而上信憂甯都俱有石磧險阻視十八灘故俗以為

上下三百里賴石吳立西昌縣

鐵勒將伐柔然突厥酋長土門

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落土門恃其強盛求婚於柔然柔然

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

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

之秋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詔監郢州事丁亥侯景還

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

晉將郭默反時所築城也繹以瑱爲南兖州刺史景悉殺瑱妻子及弟辛丑王

僧辯乘勢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邱此吳所置

巴邱縣也屬唐陵郡界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

八月壬寅朔王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默城走范希榮亦棄尋

陽城走晉熙人王僧振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

之領建甯齊安郡當在黃州黃岡縣界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

釋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侯景既克建康常言吳

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尙帝女溧陽公主

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思

欲離開其寵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

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旣示我威權且絕

彼民望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爭立星

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

齎入逼帝書之棟歎之子也

華容公歡昭明太子之子

戊午景遣衛尉卿彭鶴

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

左右守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拘廩餼

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珠義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凝於景黨

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未須見殺

事義猶言事立也

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城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如此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命取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卽帝位大赦改元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旣無愆失何

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
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
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乙
丑景又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
睿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
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
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華容公徽進封豫章王薨諡曰安金華敬妃
爲敬太皇太后昭明太子妃蔡氏昭明既薨武帝爲妃別立金華宮供侍一同常儀薨諡曰敬豫章太妃
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九月癸巳齊
主淫如趙定二州五代志趙郡大陸縣舊曰廣同署殷州及南牟鹿郡後改爲南趙郡改殷州爲定州治中山
遂如晉陽己亥湘東王繹以尙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

刺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王偉恐帝尙存眾心未絕苦說侯

景弒帝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儻王脩纂進酒

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等來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

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得盡此乎言壽將盡於此酒於是儻等齎曲項

琵琶杜佑曰傳元琵琶賦云漢道公主嫁烏孫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篋爲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

盤圓柄直陰陽象也杜十有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俗

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爲名

釋名曰提手前曰提引手卻曰把杜恭曰秦人苦長城之役絃數

而鼓之故未詳孰是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頭修頸而

小疑是弦鼓之遺制傳元云體圓柄直杜十有二其他皆兌上說

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用兩制者謂之秦漢

據此事則南朝似無曲項琵琶劉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因盡

醉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既醉而寢偉乃出僞進士囊修纂坐

年四

其 upper 而殂年四偉撤門扉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繫之

後無復侍者及紙乃書壁及板障爲詩及文數百篇辭甚悽愴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偉見而惡之使人刮去其跡景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帝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乃於御前面試帝攬筆立成詞彩甚美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爲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神方頤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眴眴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辭藻豔發博綜羣言善談元理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晝夜號泣不絕聲所坐席霜溼盡爛及居監撫多所宏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宏納文學

之士賞接無倦及遭弑逆臣庶莫不悲悼

用楚和武帝於天監二年生帝甚喜以問沙門

齊誌誌合掌云皇子誕生幸甚然冤家亦生矣蓋侯景亦以是日生子鮮卑懷朗鎮云卽東昏復身也齊誌者不知何許人有于宋太口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顯蹤跡披髮徒跣語囁不倫或被錦袍飲咬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隔懸挂杖負之而趨或獲素酒肴或果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適近驚赴所居時齊武帝忿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成見遊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與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然獲雙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幅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永明中往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懸林見害果以積車藏屍出自此門舍故闕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凝於門限焉及高祖受禪尤深敬事誌徵聖帝求道心嘗請死死囚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曰彼畏死故唯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因詣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登誌之錫遂卓於山

鹿而鶴鷄止他所於是以前所議築室焉誌後雖刺髮髮而常冠下裙幅袖袍故俗呼誌公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天監十三年忽移寺金剛像置戶外謂人曰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東王繹求援

於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宣豐侯循以南鄭與魏召循還江陵循以

無故輸城非忠臣之節考異曰南史宣豐侯修今從梁書報曰請待改命魏太師

秦遣大將軍達奚武將兵三萬取漢中又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

谷攻上津五代志西城郡豐利縣梁置南上洛郡西魏改郡曰豐利後周省郡入上津郡唐以上津為縣屬商州循

遣記室參軍沛人劉璠求援於武陵王紀紀遣潼州刺史楊乾運

救之循恢之子也王僧辨等聞帝已殂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

號繹弗許 齊主洋詔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撰魏史救之曰好

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既又除收魏尹故優以祿力使專

在史閣不知郡事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邱敗還

陰謀叛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
暉雲麾將軍元頽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頽及別將李占下據建
德江口

五代志東陽郡金華縣南舊建德縣人馬唐武德四年復置建德縣分爲睦州治所今東陽江新安江合於州城南

里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

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等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戊寅繹以湘
州刺史安南侯方矩爲中衛將軍以自副方矩方諸之弟也以南
平王恪爲湘州刺史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
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答仁爲右廂都督李遵
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侯景矯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
相以下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於景冊書上賊徒驚駭

競射之不能中也丑豫章王棟禪位於景景卽皇帝位於南郊將登壇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光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鼙鼓譟而上將登御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并其二弟橋樛同鎮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阿爺名標

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噉此

族景本據朔鎮人魏改懷朔鎮爲朔州

眾咸笑之景黨有

知景祚名乙羽則者白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輒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損不殊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

獨鬱茂及景纂位修南郊路僞都官尙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旣冬月翠茂若春景乃大驚惡之悉令斫殺 壬辰湘東王繹以長沙王詔爲郢州刺史詔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詔亦爲信傳酒及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樹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詔牀踐蹋看饌直視詔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日時賓客滿坐詔大慙 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十二月丁未謝朓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顥李占送建康顥音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乃死 齊主淫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飲食護視之

太原公主勃勃海王歡之女是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鳩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

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

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以寄魏七廟神主故謂之七帝寺至

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高歡之女也寵遇異於

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魏濟陰王暉業齊受禪降封美陽王以位望隆

重又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

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重與人韶奉璽於齊兄上卷上年何不擊碎之我出此

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

汾水冰沈其尸孝友或之弟也齊主嘗刺元韶髻髮加之粉黛衣

婦人服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為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世祖孝元皇帝上諱釋字世謚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在位三年降于魏尋為魏人所殺改元一

王承聖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即位改元號主欽元年齊高洋天保三年

春正月湘東王以南平

內史王褒爲吏部尙書褒蕭之孫也

齊人屢侵侯景邊地甲戌

景遣郭元建帥步軍趨小岷侯子鑒帥舟師向濡須己卯至合肥

齊人閉門不出乃引還

丙申齊主淫伐庫莫奚大破之俘獲四

千人雜畜十餘萬齊主連年出塞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唐邕練習

軍書自督將以降勞效本末及四方軍士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器

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齊主前簡

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齊主豈曰唐邕彊幹

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異

人也寵待賞賜羣臣莫及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

馬輕裘與卿共敝又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

曰此是金城齊主云我謂唐豈是金城此非金城也或時切實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豈作奴其見重如此魏

將王雄取上津魏興東梁州刺史安康李遷哲軍敗降之五代志西城郡

安康縣舊曰甯都齊置安康郡後魏置東梁州按蕭子顯齊書安康甯都二縣皆齊所置魏收曰安康縣漢時漢中郡之安陽縣也

突厥土門與擊柔然大破之柔然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

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竝帥眾奔齊餘眾復立

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

謂之特勒考異曰諸書或作敕勒今從劉陶舊唐書及宋蕭新唐書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湘

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舻數百里

陳蒨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江南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

賴水謂之南江過彭澤縣西注於彭蠡北入于江白茅灣在桑落洲西南史王僧辯傳蒨先帥眾五萬出自南江前年五千行至湓

口蓋水陸俱下也

築壇歃血其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

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鵲頭中江而風

浪大作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戊午侯子鑒還至

戰鳥

子鑒蓋自合肥還杜佑曰宣州南陵縣有鵲洲有戰鳥圻孤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背鳥鵲謂

官軍下之既而定以鵲鳥鵲因名鵲鳥唐顧况集有題靈山寺詩下注戰鳥蓋戰鳥圻後爲靈山寺西軍奄至子

鑒驚懼奔還淮南

淮南今太平州當塗之地

侯景儀同三司謝答仁攻劉昶

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

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

瀨

七里瀨在桐廬縣距建德七十餘里與嚴陵瀨相接

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

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晁鄴通竝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

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癸酉

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

東王繹王僧辯之罪眾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

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

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

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

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

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

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

又以鵠舸千艘載戰士類篇曰鵠舸良貌玉篇曰鵠舸小船也

棹棹手皆越人去來捷速過風電蓋今之水哨按王僧辯傳鵠舸其中載士兩邊悉八十

馬即其聲考異曰典略作烏鵲舸千艘今從梁書僧辯臨細船皆

令退縮甯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
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
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甯虎臣將軍莊邱
慧達鎮姑孰引軍向前歷陽戍迎降初景之圍臺城也援軍三十
萬兵士望見景眾青袍輒氣消膽落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
一千破任約精兵二萬至是僧辯等破子鑒下歷陽皆未陳而其
眾已舉幡乞降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袞而臥良久方起歎曰
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
進至禪靈寺前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乃強言曰一把子
人何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召石頭津
主張賓使引淮中舡舫及海艘

方言船短而深謂之舫

以石絕之塞淮口緣

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

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

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事見一百六十二卷武帝太清三年今圍

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

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考異曰陳書云橫龍立柵今從典略眾軍次連入城直入石頭

東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

大路景使王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王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

杜幼安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劉確先進其尺寸寸斬

之以至於頭大劉確者爲大劉刀發機如確使之踏之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

得免禍丁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招提寺在石頭城北侯景帥眾萬餘人

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輩賊寡應分其兵勢

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
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綽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
截其後景軍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龔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
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
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
陳不動眾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外城西中門景至闕下不
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
藏景欲走偉執鞍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耶宮中衛士猶足一戰
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
輩入及南來度江平臺城如反掌打邵陵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
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

襄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
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龔屯杜
姥宅杜崩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都下戶
口百遺一二十大桁南岸極目無煙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僉
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
羽儀輦輅無遺史言王僧辯御軍無法失伐罪弔民之意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
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
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赴平原持去
侯景侍中趙思賢兼平原太守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蓋梓宮
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
圖書八萬卷送江陵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

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長鯨謂侯景古

者伐國取其鯨鯢以爲大戮岳陽王督樊襄陽與湘東爲敵故斥爲短狐短狐域也含沙射人中之者死易曰小人革面太平

玉燭爾乃議之

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釋云此釋太平之時四時和暢以

致嘉祥之事也云春爲青陽者言春之氣和則青而溫陽也云夏爲朱明者言夏之氣和則赤而光明也云秋爲白藏者言秋之氣和則白而收藏也云冬爲元英者言冬之氣和則黑而清英也四時和謂之玉燭者言四時和氣溫潤明照故謂之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明義君子比德于玉焉是時人君若德輝動于內則和氣應于外統而言之謂之玉燭庚寅南兗

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

郭子仲竝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

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

臺城六門大司馬門萬春門東華門

西華門太陽門承明門

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

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竄已殂豫章王棟及

二弟橋樑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
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
飲未竟竝沈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
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渡江至廣陵
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讐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
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
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孫盛嘗序曰直瀆在方山王
曰直瀆吳孫氏所開溫庭筠過吳景帝陵詩虛開直瀆三千里青
蓋何曾到洛陽按侯子鑒王偉已渡江非方山之直瀆也沈約
志計貽太守管下有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殂節而求活耳
直瀆今晉安帝立縣直瀆今晉安帝立縣王僧辯問曰卿爲賊相不能殂節而求活耳
開邪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命也工拙在人使漢帝早從
偉言明公豈有今日謂臺城之破僧辯已降侯景縱還竟陵尙書
使有今日偉之此言亦以愧僧辯也

左丞虞騰嘗為偉所辱乃唾其面曰死虜復為惡乎偉曰君不

讀書不足與語騰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宋方士辰

侯景至晉陵得田還餘兵田還東攻劉神茂因驅掠居民東趨吳

郡夏四月齊主暕使大都督潘樂與郭元建將兵五萬攻陽平

拔之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考異曰陳紀高祖應接郭元建遣僧辯啓高祖鎮京口按是時

徐嗣徽為南徐州刺史蓋霸先但領兵戍京口耳未為刺史也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

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甯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補註資陵內西域國也

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

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

豈能匡濟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呼為七官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

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

滿爲竟陵王圖普爲譙王圖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
參軍徐曄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曄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
曄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蜀人費台告曄反曄有與
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卽以爲反徵謂曄曰以卿舊情當使
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置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
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
之不亡何待紀徵空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入反
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
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畱將致大
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

與府侯分義已定府侯謂宜豐侯循豈以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

生以之耳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違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

己用乃厚禮遣之以宏豐侯循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循

府長史蜀郡太守謝答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間侯景敗走帥

萬人欲北出侯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沈約曰嘉興本名長

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聞

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景追及景於松江松江在今吳縣一名笠澤在吳縣南

四十里景猶有船二百艘眾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房世

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傷腹抽其腸儁猶不灰手自收之乃斬

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

僧虔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鵬為庫直都督待之甚

厚賜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威蕤密圖之威蕤答仁之弟

也景下海欲向蒙山景自滬濱下海魏收志東安郡新泰縣有蒙山景欲浮海趣山東復入北也己卯

景書寢鵬語海師海師習知海道者也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

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

大喜將依之鵬拔刀呼海師向京口考異曰典略云舟人李橫文給景向南徐州今在梁書

因謂景曰吾等為王効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王乞頭

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鵬以刀斫之景走入船

中以佩刀抉船底抉船底欲入水鵬以稍刺殺之鵬尚書右僕射索超世

在別船藏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

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乃傳其首江陵截其手使謝威蕤

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深陽公主亦預食

馬考異曰典略云復烹深陽公主今從南史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斜目疎秀廣額

高顴色赤少鬢低眦屢顧群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性猜忌好殺戮恆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劇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恆聞叱咄聲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叩其心者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竝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自篡位至敗百日而已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獄室及齊主淫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答仁皆降於侯瑱瑱送伯超答仁并田遷等於建康王僧辯斬房世實於市謂伯超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伯超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因命送

宿超及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謝答仁伏知命於江陵宿超等
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替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
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稱歎功德僧辯瞿然
乃謬答曰此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何力之有焉初僧辯之出
獄僧辯之下獄出獄皆在太清三年其母深相寶厲辭色俱嚴且云人之事君惟

須忠烈非但保佑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是僧辯克復舊京功蓋
天下母恆訓之謙損勿以富貴驕人朝野共稱之丁巳湘東王下
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於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
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
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閒至廣
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甲申齊

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右僕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卽魏孝靜帝

之后也

楊乾運之劔北

劔北無閭之北也

魏達奚武逆擊之大破乾運

於白馬陳其俘馘於南鄭城下且遣人辱立豐侯術術怒出兵與

戰都督楊紹伏兵擊之殺傷殆盡劉璠還至白馬西

劉璠自成都還魏收志華

昭郡所屬縣有白馬城立豐侯術璠見劔於璠家

璠家爲武所獲送

長安太師秦素聞其名待之如舊交時南鄭久不下武請屠之秦

將許之權令全璠一家璠請之於朝

朝謂魏

秦怒不許璠泣請不

已秦曰事人當如是乃從其請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

勸進湘東王僧不受遣侍中豐城侯秦謁山陵修復廟社戊寅侯

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

恪爲楊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永寧郡公陳

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霸先長城縣人也杜佑曰湖州長城

縣吳王闔閭遺弟夫槩築城狹而長晉武帝太康三年立

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

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實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

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卜五百言詩

五百言詩今之五十韻詩也

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於王曰前日

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

一目甯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斮肉而殺之丙

戌齊合州刺史斛斯昭攻慙陽拔之丁亥湘東王下令以王偉

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勦榮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初扶風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

沈約宋志江州所部有新蔡郡不言魯悉達之地但

云去京師水行一千三百七十六里有餘以水程約言之南新蔡郡當置於今廣州界五代志新州黃梅縣舊曰永興隋開皇初改

曰新蔡蓋因南新蔡郡以名縣也 力田蓄穀時江東飢饉餓死者

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粟全濟甚眾招集晉熙等

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

爲北江州刺史

建收志梁武帝遣北江州治鹿城關領資陽齊昌新昌梁安齊興郡五代志黃州木蘭縣梁置北江

州唐併木蘭入黃岡縣

齊主淫使其散騎常侍曹文敬等來聘湘東王使

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彥告於魏 齊

主淫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誅曰朝廷與湘

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

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

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眾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

將軍杜嗣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

士林在六合縣界 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眾北遁猶以通好

不窮追也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

人吏部遷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淑德沈密謹

厚所傷者細楊惜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

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

爲折衷 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帶章入南鄭說宣慰侯循曰

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師深入穰道長驅漢川

此則所惡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

谷曾豪踞阻而不敵進謂楊乾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顧親

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也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戮逃

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禍之計家家圖安堵之

謀此則所部之民不可係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
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帶韋慶之兄子
也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
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
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尙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
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
還於是剗北皆入於魏 六月丁未齊主淫還鄴乙卯復如晉陽
庚寅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遣散騎常侍謝季卿來賀
平侯景 衡州刺史王懷明作亂廣州刺史蕭勃討平之 齊政
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
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

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
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
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蒨等助之
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八月魏安康人黃眾寶謀反

攻魏興執太守柳悅進圍東梁州

梁置南梁州於西城都西魏改曰東梁州西城古魏興郡治所

魏收志後魏太延五年別置魏興郡於上洛郡界帶陽亭縣屬洛州後改爲商州

令悅誘說城中

悅不從而死太師泰遣王雄與驃騎大將軍武川宇文弼討之弼性剛
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決斷大統十四年拜使持節撫軍將軍
大都督時悅兄虬爲秘書丞弟慶爲尙書左丞悅嘗謂兄弟曰兄
則職典所贖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
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悅唯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尋除魏

興太守及是遇害 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宋豐侯爲

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安都王圓肅副之 九月甲戌司空南

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暕使告王僧辯陳

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

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瑱詣江陵以昌

爲散騎常侍瑱爲領直

爲昌瑱陷魏本

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

許其南還久而未遣泰嘗從容問劉瑤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瑤常

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

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

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

諸侯杜預註曰晉文公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

三亡國魯衛邢

意欲激我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荆爲之益武陵王紀封循爲隨郡王故以王稱之循

請還江陵泰厚禮遣之璠請與循俱還泰不許以爲中外府記室

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望於道始至之夕

命劫竊其財及旦循啟輸馬仗王乃安之引入對泣以循爲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齊主暉自晉陽如離石自黃

欒嶺起長城北至社子成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

州之境按解律金傳黃龍嶺在烏突戍東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

其副將殷宴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

琳好勇王以爲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

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龔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

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謂軍人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也恐得罪欲以

琳塞資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
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
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爲湘
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
琳軍

五代志太舟卿梁初爲都水臺使者天監七年改
焉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楫堤渠載有寵于

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讐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竝
哭不肯受命載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景往諭之納對景劖載腹
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斮割出其心向之并舞焚
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
主納遂據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湘東王
卽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

改太清
爲承聖

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

而已時有兩日俱見 丁丑以安豐侯循爲湘州刺史 己卯立

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

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追尊母阮脩容爲文宣皇后侯景之

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荊州界北盡

武昌西拒峽口北盡武昌與岳陽王答分界嶺南復爲蕭勃所據

郡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而已 陸納襲擊衡州

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衡州治衡陽縣縣東二十里有淶湖其

淶口卽淶湖口也唐志淶州有淶口成丁度曰淶東有淶水民鄉行錄鄉行錄魚縣口舟行七十餘里至淶溪口南北對境圖自岳

州沿江東北下通安敷港神林港象湖港新打口石磯口得淶溪

口按鄉行錄對境圖之淶溪口皆非丁道貴敗處唯淶口之淶州

爲是 道貴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

右衛將軍杜周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宣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

以待之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卽以爲營州刺史

洪雅亦漢晉陵郡之地故洪雅請討陸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眾與

之俱納遣其將吳藏襲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城

水經註長沙建南縣城

南有空冷峽湖水所經也驚浪雷奔迅同三峽張舜民攝行錄曰自體陵江口南行十餘里有空靈片考異曰典略作空常城今從梁藏引兵圍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陳身至納所納眾皆

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身

身至巴陵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

身後約至城下鼓譟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

言納兵夜行至晨距巴陵相去

十眾謂已至卽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棄水來

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

納退保長沙 壬午齊主淫還鄴戊午復如晉陽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四終